



胡蝶女士

歐遊雜記

蘇 俄

在影界服務了十年，對於影業先進的外國，早就希望能夠去觀光一次，這最少可以多增一點經驗，多獲一點見聞。美國是電影的發祥地，尤其是好萊塢，是全世界電影的中心，我唯一的願望便是能够有一天可以踏到這新大陸，去探探這電影之國的好萊塢，可是世事每每出人意外，當我希望到美洲的時候，命運却偏把我帶到歐洲，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意外地，我竟有這一次歐洲之行，然而美洲也好，歐洲也好，反正不是一樣地可以看到比中國更多更好的事物嗎？所以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心裏依然懷着無窮的喜悅的心情與新的希望，準備一遊這海外的新天地。

事先，蘇聯因為舉行國際影片展覽會，城來了一個電報給南京外交部，邀請我國參加，電報中除了聲請我國電影界的代表外，還特別指明請我出席。當外交

部決定了參加的時候，因為其他代表都很高興去，我也自然很願意一道去出席，藉此可以看看這新興國家及其他歐洲國家的電影事業。

我國出席的代表共分三批起程，第一批是陶伯遜，余一清，孫桂藉三位先生。第二批是黃謙和顏鶴鳴兩先生。

第三批就是周劍雲先生夫婦和我，是最後一批出發的。我們遲出發的原因，當時外間頗有人以為是因為我服裝預備需時，所以耽擱了時日，其實呢，那時正在舊曆年關左右，個人臨時決定動身，自然不免有點手忙腳亂，同時明星公司方面在近年關時也當然有許多需待辦理的要務，所以周劍雲先生也不能趕快抽身出國，結果便不得不把啓程的時日稽遲了。

動身之前，駐滬俄代辦施比力尼克在領館中給我們餞行，他對於我的出席非常高興，當時我們曾提出恐怕趕不到展覽會的期限的問題，他却一力担承，叫我們不必顧慮，他會打電報請他們展期，務必等候我們到會的，聽他這樣熱心，我們當時更覺放心前去，不料後來結果並沒展期，我們到俄時已閉會多日，幸而後來展覽會的主持者非常客氣，因為我們趕不及會期，給我們幾乎可以說是重開一次，使我們不致失望，這是後話，容在後面再為詳述。

二月廿一日，是我一個可紀念的日子。雖然在拍戲的時候常常有出門的機會，可是到國外去還是第一次。那天午時，我們早把行李搬到船上，來碼頭送行的，除了自己的親友和明星公司的許多同事之外，還有許多熱心的電影觀眾。我當時心裏除了感激之外，還覺得有點恐慌。我感謝這許多親朋的盛意。但當我想到了他們今天來這裏送行，心裏多少總希望我能够帶點更新和更好的東西給他們看看時，自己便不覺有點恐慌，果然我現在回來了，我帶了些什麼新的東西給他們看呢？

船開行後，我望着送行的親友同事們漸漸的退後，一種輕微的感傷掠過我的心上，惜別的心情是人人不免的，何況我這一次的遠行。遙想若干日後，這許多和我朝夕相見共事的戚友與同事們，將和我分隔在地球的兩端，天南地北，心裏能不有點黯然嗎？

我們坐的船是北方號，北方號是蘇俄政府專派來迎顏大使返任及梅蘭芳先生及其劇團赴俄演劇的，我們乘便一道同往，這船並不很大，祇有六千噸重。全船艙內外油飾一新，聽說是因為這次的航程而特別刷新的。船中許多重新設備之處，按這船共分頭二三等，頭二等可載搭客五十人，不過這次船客除我們一行人

及三兩俄客之外，並沒什麼船客，船中既然幾乎盡是中國人，所以處身其中，倒沒有濃厚的異國之感。

我是首次嘗試海洋生活的人，所以沿途雖沒有大風浪，我已經有點受不了，頭一天還沒有什麼，還是一樣地吃喝睡玩，可是第二天却不對了，第二天一醒來便覺得頭暈目眩，很不舒服，一起床便馬上嘔吐起來，沒辦法祇好仍舊躺回床上不敢動，這樣整整一天，除掉喝白開水之外，一點東西也沒吃過，直到第二天下午，我還是不敢起來也不敢吃東西，同船中的朋友便頗替我擔憂，因為航行還有三天，這樣下去是不成的，後來有人說船中暈浪，祇要勉強吃飽，人便會振作起來的，我便依了這話，叫侍役把飯開到房裏來，勉強飽吃一頓，也許這方法是很有効驗，也許是因為後來風浪略為平靜，到了第三天，我的精神便恢復常態，一點不感到航行之苦了。

船中每日三餐，早餐為牛奶麥粉之類，午晚兩餐為燒雞豬排牛排等，和普通在上海吃的俄國菜差不多，味道也做得不錯，麵包則分黑白兩種，沒有下午茶點，船中侍役皆為俄人，所幸該輪來時，俄政府特派一精通華語之俄女一人同來，所以船中有什麼需要的時候，多由此女任翻譯。

該輪因載重很輕，所以雖有許多處是重新設備，其實也還是很簡單的，消遣的玩意非常少，每天除彼此與同船中人閒談消日之外，祇有下外國象棋，或是打打牌，臨行的時候幸虧親友們送我不少的畫報雜誌，所以船中五日，除暈船睡了兩天之外，還不覺得怎麼寂寞。

二十七日，船便到了海參威埠，到碼頭的時候便有海關的人員上船查驗，同時我們也須將所攜帶的金銀飾物等貴重的東西一一登記清楚，領得憑證，日後出俄境時須憑此證查核，如果沒有此證，海關可以將東西沒收，倘所帶出的東西超過入境時所登記的數目，也一樣的要沒收的，這是將來到俄游歷的人不可不注意，海關員役平日對於檢查方面非常苛嚴，這一次對我們却特別優待，稍為看看便算。

抵步時來碼頭歡迎的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由莫斯科派來之專員與海參威地方當局及我國領事館所派的人員，上岸後先到領事館中休息，權領事對你們招待殷殷，厚意可感，在海參威我們都住在砌留斯金旅館，這旅館規模頗為宏偉，吊在上面的華麗的巨燈，和大理石的圓柱，很具古典美術的風味，可是也許是因爲年代久遠或是別的緣故，一切都染上了陳舊的色彩，房間也很寬敞，不過使我感到

驚異和不安的，便是晚上我竟在床褥上發現了幾顆臭虫。

砌留斯金旅館的侍役男女都有，服裝也很整潔，晚餐的時候還有音樂師奏樂，這裏的房錢是不包括飯錢的，在館中吃飯都得另外付賬，東西也很不便宜，一隻燒雞的價錢是兩元美金，而且那雞還是很老的。

晚飯後和顏大使的姪女公子顏小姐到外面閒逛，因為路上白雲濤滑，心想着買一雙橡皮套鞋，不料跑到外面，商店都關上了門，後來問人，才知道商店每日下午六時後便家家休息，不再做生意的了。

這裏的商店，用錢是分兩種的，有的用美金，有的用盧布，店員有男有女，做生意的態度不滑頭，也不見得很客氣，好像買賣是各人的自由，誰也不必巴結誰，他們看見我們也像不覺得怎樣驚奇，好像他們心目中並沒有國度種族的分別，祇知道彼此都是人類，彼此都應互相尊重而已。

威埠的交通器最普遍的是電車，和一些馬車與汽車，汽車實在很少，而且車身都很舊，價錢非常貴，短短的路程也要一兩元美金，不是普通人所能坐，人力車自然沒有的，整天看見的便是電車上滿擠着人，車少人多，常常看見許多乘客手拉着車窗，身子却掛在車外，上海電車的所謂擁擠，其實還沒有牠的十份一的

利害。

這裏最使人感到不便的是水的問題，潔淨的清水是得用錢買來的，自來水管並不是通到外面自來水公司的，要自己把水買回來，盛在漕裏，然後龍頭才有水放出來，所以洗浴非常不便，俄國和歐洲各國用的洗面盆，當中是沒有橡皮塞子，他們都是習慣把手接着龍頭流出來的水，然後澆洗面部，和我們先盛好了一盆水然後用毛巾洗用的習慣有點兩樣，我洗面的時候便祇好用手帕來代替塞子，

娛樂的地方是影戲館和跳舞場都有，影戲我倒沒去看過，跳舞則聽說我們住的那個旅館晚上也有的，可是我因為早睡，所以也沒看過，祇有一個晚上使館裏面的一位黃先生請我們到過一個聽說是不受任何國屬管治（所謂三不管）的地方的——一個跳舞場去看過，這舞場陳設也還不錯，舞客都是外國人居多，也有幾個俄國舞女專給人伴舞的，這恐怕是俄國全境中所僅見的罷。

在這裏留了三天，除了來時在碼頭上見過許多做苦力的華僑之外，在街道上從不曾遇見過，聽說這些做苦力都是青田或山東人，都是沒受過教育的，華僑在這裏的恐怕還很少罷。

為等候三月二日開往莫斯科的特別快車，在海參威一共留了三天，到埠的第

一天，顏大使和梅蘭芳先生等去拜會當地的州長，據說女人是不用去的，所以我沒有去，第二天州長來答拜，同時請我們晚宴，第三天是領事館回請他們，所以三天之內，大半都在應酬中混過了。

三月二日下午六時，乘車啓程赴莫斯科，車中每天三餐，餐穀和普通的差不多，我和顏小姐同住一房，我每次到餐室的時候，總要經過許多扇門，車上無聊，有一次我便索性數牠一數，原來一共有十六扇門，精確算起來，我每次從臥室到餐室，各門啓閉共需三十二次，回來又啓閉三十二次，一共是六十四次，這樣一來，吃的一頓飯，幾乎馬上就可以完全消化得乾乾淨淨了。

車中初時幾天的飯食還好，過了幾天，大概是車中的糧食缺乏，結果是一天不如一天，白麵包沒有了，祇有製糙的黑麵包，幸而我很能隨遇而安的人，所以也不覺得怎樣，同時身邊還幸帶了點罐頭食物，到了後來幾天竟建立了許多的功勞。

沿途經站很多，大站約停十餘分鐘，小站祇停五六分鐘，到了重要的有領事館的站，顏大使總下車去看，我們因為怕冷，而且沿路白雪積道，所以有時祇下車拍個紀念照便了。

在上海未出發之前，我們聽說俄羅斯的氣候是非常冷的，我們便應有盡有的把冷天用的衣物帶齊，大概帶得太齊備了，我們反而不大覺得很冷，海參威時如是，既後來到了莫斯科時也差不多，沿途在車，車中的水汀汽很暖，祇有將抵莫斯科時，在赤塔下車和領事拍了一個照時是最冷的，站了不一會，手脚都僵痛起來，好像千百把寒刀向身上耳上手上插下來一樣，真可說是這回歐洲中我所感到的最冷的一次。

車中頗感無聊，他們有時玩玩撲克牌 Bridge (橋)，我不懂玩，祇有在旁邊看看，顏大使的外表看來很威嚴，其實是一個很和善氣的長者，時時有說有笑，梅先生却是一個比較沈默的謙厚君子，我們的一節車廂，完全是我們的同胞，彷彿置身在京滬車中一般的也沒有濃厚的異國情調。

車中有兩件絕對相反的可喜和討厭的事，可喜的是沿途各站都有小販到車來做買賣，賣的是牛奶鴨蛋麵包之類，價錢很便宜，而且也很新鮮可口，有時還有很肥嫩的燒雞，比起在海參威兩元一隻的老鷄真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在後來幾天車上缺乏可口的糧食的時候，更覺得牠是無上的佳穀，可討厭的却是車上沒有浴室，在這十天的旅程中沒有好好的洗過一次澡，幸而是在天冷，倘在暑天，更

不知如何解決了。

車行十日，沿途所見的都是皚皚白雪，窗外顧盼，無論森林平原，都滿堆了積雪，裝綴一個燦爛的銀光世界，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美麗的偉大的雪景，經貝加爾湖的時候，尤其美麗，照眼生輝，奇麗無匹。

三月十二日晨八時，車抵莫斯科站，一到了站，就聽見站外龐雜的人聲，我因為想把行李擺擋好，所以人人都下了車的時候我還在車上，後來戈公振先生上車來找我（戈先生旅俄多年，這次是來接車的），說外面許多記者等着拍照，叫我趕快下車，我祇好放下了行李隨他出去，車站上擠了許多人，來歡迎的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副司長鮑樂衛 Borovoy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藝術部主任却爾梁斯克（Chernysky）該會東方部主任林迪夫人（Malame Tinde）蘇聯作家特來幾亞考夫（TerTyaykov）及我國駐俄大使代辦吳南如及蘇聯駐華大使代表鄂山蔭（Osinnin），此外還有許多拿着攝影機和照相機的記者，第一個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和使我驚訝的是站在我面前搖動着活動攝影機的女攝影師，這位女攝影師身軀壯大，活潑靈健，把重大的攝影機扛來扛去，好像毫不費力的樣子，真使人美服不置，我以前也聽說外國攝影場中有女導演，女製片家，可是女攝影師

還是頭一次見到，蘇聯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工作上男女的界限幾乎是沒有的，因此我想起女子要獲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須在社會國家服務上能够有同樣的貢獻和效能才可以達到，否則女子永遠是男子眼中的弱者，還談什麼平等呢！

來敵迎的鮑樂衛和鄂山蔭，皆能說華語，鄂山蔭且曾在華住了十多年，所以說得更加流利，他們都表示熱烈的歡迎，林迪夫人能說英語，她對我們的不能趕到電影展覽會期很爲關注，殷殷垂問。

在車站上給許多攝影記者拍過了照之後，便分乘汽車直往京都大旅館 Metro pole Hotel 當日午飯是戈公振先生請我們到他所寓的大飯店 Grand Hotel 裏吃的，戈公振先生來俄多年，精神旺健如故，故人異地相見，更覺欣喜，他在這裏考察了多年，聽他說在最近期內也快要回到中國來了。

中飯後回到旅館稍爲休息，五時又赴大使館的茶敘，茶敘吃的是中國點心，都是炒麵飽子餃子的東西，這些食物在中國並不希奇，可是在這裏却是無可比喻的甘美，尤其是我們十多天吃厭了外國菜，自然更覺可口了。

車中悶坐多日，故是晚將行李擺擋好後，即赴國家第一藝術劇院觀劇，蘇聯戲院差不多無時無地不滿座，買票過遲，便會向隅，那晚的幾張票子，也是使館

中人幾經設法才給我們弄得來的，劇院宏大非常，設備華麗，極具貴族氣味，惟觀衆則盡屬平民耳，劇院共分六層，所有座位，一律用紅絲絨精製，場內雖然載了好幾千人，而觀衆幾盡是工人，可是秩序很好，演劇的時候肅靜無嘩，大家很守規矩，場內不准吸烟，每一幕完結時，總有十分鐘左右的休息，大家便跑出來休息或吸烟，各適其適，到了鈴聲復振，劇又開始的時候，大家又魚貫入座，秩序整齊，公民資格訓練的成功，使人折服，休息室比戲院內座更寬敞，設備亦極華麗，在這裏休息，使人感到異常舒服，蘇聯對於工廠的生產固然力求她的快捷優美，同時對於工人娛樂也設備的異常週到，工作之後有快樂的報酬，這是我在這一夕中所深深感到的。

當晚上演的戲叫「巴黎之火」，是一齣音樂舞蹈的啞劇，劇情是述法國革命的故事的，演員即不歌唱，也不說話，單用舞蹈來表現，同時音樂也幫助表達出了性情的變遷，音樂和舞蹈的表情是世界共通的，我們不懂俄語的人看了一點不覺隔膜，同他們本國人一樣地得到同樣的滿足。

該劇的演出和佈景非常宏大，幾百個演員同時出場不覺牠的擁擠，真的馬匹在台上往來馳騁，舞台的闊大，可以想見了，關於這類的啞劇，以後我也曾看了

幾次，歌劇和話劇也看了幾回，歌劇的規模也很大，俄羅斯在世界的音樂位置上是有名的，音樂幾乎是每一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對於音樂差不多都有很深的認識和修養，也曾出過許多個天才卓越的音樂家，不少世界有名的歌劇也在俄國產生的，所以這裏的歌劇，不消說自然是有相當的精彩，不過有一點我頗覺得奇怪的，就是那些女角們都癡肥得可怕，有些甚至連彎下腰來也不能夠，大概是——一般俄國女子到了中年都漸漸發胖的原故吧，又在歌劇院裏，在那絃樂隊中我發現了幾個女樂師，有些是拉提琴的，蘇俄一般女子的才力堪與男子並肩，由此也可見一斑。

話劇的演出也很成功的，我曾參觀過許多話劇戲院，有一所最新式的戲院，其中佈景全用象徵派的設計，非常的簡單，祇利用燈光的色彩明暗來調節，不過大部份的話劇院仍是很寫實的，佈景的逼真，使人幾乎忘記了舞台，無論行雲流水，花開花謝，都佈置得栩栩如生，異常逼真，演員的枝巧也很純熟，說起話來都像很隨便，毫不費力似的，而全場却聽起異常清晰，這當然是素有訓練和設備的合宜的因故，不過想起我們在上海的文明戲那些演員們動不動要大聲疾呼來講話的情形，相形真見絀得多了。

關於電影院，單是莫斯科就差不多有二百餘所，最大的一間非常宏偉，樓分四層，由下面說起，第一層是跳舞場，專借一般人跳舞娛樂吃茶的，第二層是音樂堂，每天演奏音樂，供一般音樂愛好者的欣賞，第三層才是電影院，最上一層是閱書報和休息的地方，蘇聯因為社會組織和別國不同，對於外國的片子還不會允許自由入口，所以映的影片還是自製的多，在我國，單在上海來說，每天報紙的本埠增刊上總印滿了各戲院的電影廣告，蘇聯的報紙却一點沒有的，因為電影是國營的事業，無須競爭拉攏吸引顧客，凡有新片出品，祇在大街通衢上豎立着大幅的畫圖廣告，也不寫着開映該片的地點，因為新片一出，同時開映的戲院總有十幾家，大家看了街頭廣告，便隨便摸進那一間都可以看到的，戲院的收費除外國的遊客收費特貴外，本國民衆去看的，票價非常低廉，座價普通由一個半盧布至四個半盧布，所以座客常滿，稍遲一點就買不到票了，是很常有的事。

除了以上的各種戲院之外，我還參觀過一所兒童劇院，做戲的是兒童，看客也全是兒童，劇本的取材有歷史，神話等都有，不過總含着教育的意味，譬如演神話劇的時候，演員演至中途，忽然停止了演戲，面向着觀眾解釋這不過是神話，而不是真有的事實，並且解釋出這神話裏所包含比喻，解釋完了，然後又恢復

演員的身份接續演下去，有時演滑稽劇時，演至某演員要大笑時，演員又立刻向觀衆解釋他爲什麼要笑，然後又叫觀衆大家一齊大笑。那些小觀衆們自然會很高興地大家一齊大笑一回，休息的時候還教他們舞蹈唱歌，這些舉動看來似乎很幼稚，但對於兒童確是很迎合心理的，因爲兒童們不像大人，雖然是看戲，但要他自始至終的看完，實在是不會有這樣的耐心的，在戲劇當中來一切題外的插渾，使他們有自由休息的機會，實在是很投合兒童心理的方法。

在此我應該大略地說說我們赴俄的目的和牠的經過情形，我們來俄的最大的目的固然是想參加電影展覽會，可是當我們到莫斯科的時候，展覽會早在十日前閉幕，想起在上海臨行的時候駐華大使所對我們說過可以展期的話，不免有點失望，幸而展覽會的主持者不想我們失望而歸，所以對於展覽會時開演過的作品，也重新給我們隨意選看，我們就看了怡巴也夫，愛與恨等幾種，愛與恨是以女性爲中心的劇本，全劇做戲的也差不多全是女演員。

我們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停留了一個多月的原因，大半是因爲等我們帶去的「姊妹花」和「空谷蘭」的公演，我們是十二日到莫斯科的，展覽會的主持者和我們會見過，知道我們因爲趕會期不及，所以他專爲開映「姊妹花」和「空

谷蘭」而再召集各國代表（包括蘇俄代表和其他國代表之未離俄者）及蘇聯電影事業及藝術界等人士，照俄國習慣（其實歐西各國也莫不如是），宴請集會總要在會期之一個多禮拜以前發出，好讓人家早為預備，所以「姊妹花」一直到二十四號晚才開映，是晚是由蘇俄電影事業總管理處處長蘇密支基（Shumytsky）及蘇俄對外影片貿易局局長烏善也維區（Ustevich）聯名設宴歡迎我們，同時兼請各界觀看「姊妹花」的，當晚來的客人有名導演道夫任科（Dovzhenko）及亞力山德洛夫（Alexanderov）等。

程序是先映「姊妹花」，映後即行進餐，周劍雲先生即於此時演說，向蘇俄電影界申謝其招待之熱忱，蘇密支基和道夫任科也相繼起立致辭，道夫任科演辭的大意很使我感慨，他大意說從前在歐洲看過許多西方人所攝的中國電影，在這些影片中，常常是對於中國人曲解的，我雖然明知道中國實際的情形不至於這樣，但是中國沒有給她自己辯護和宣傳的工具，即使我心裏大抱不平，也無能為力現在看了中國自己攝製的電影，不僅技術和表演成績都使人那麼滿意，更由此可以給世界各國人士看看，中國是否像他們所想像一般的這樣的民族……

道氏的演辭大意就是這樣，由此我更感覺我們電影從業員所負使命的重大，